

印尼孔教28天行记（五十七）

作者：陈勇



西芒格孔教礼堂上香仪式

等到出票、检票、安检等一应手续办完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。我匆忙登上飞机，挥手告别徜徉了近一个月的爪哇，奔向号称人间天堂的巴厘岛。

当初的打算是前往西加里曼丹，因为那里华人人口众多，孔教发展也颇具规模，但因为时间不够，才中途改变行程。姚平波先生为我制定的行动路线，他打趣地说：“到印尼不到巴厘岛，就相当于没到印尼！”所以我顺水推舟，乐得几天清闲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巴厘岛的孔教发展其实也不错。我从印尼孔教总会网站上得到的信息是，小小的巴厘岛上竟然有四个孔教礼堂，散布在首府登巴萨以及其他几个小镇上，算是一个惊喜。

经过短短的四十分钟飞行以后，我便抵达了巴厘岛的登巴

萨国际机场，当地孔教礼堂主席李先生（Li Pho Cho/Adinatha）和其他两位孔教人士已经在机场外等候我多时。李先生身材健硕，头发卷曲，既有华人的特征，也有当地巴厘岛人的体貌特征。三个人都不会中文，有李先生可以用英文与我交谈。我们先在一家路边餐厅吃了一顿当地风味的牛肉丸汤，然后避开繁华热闹、外国游客云集的登巴萨市中心，来到城市北边一个比较安静的地区，找到了一个叫“拉图”（Ratu，意为女皇或女王）的旧式旅馆，典型的巴厘岛本地建筑风格，掩映在几棵浓荫蔽日的榕树下。但没有电话、电视、互联网，连付账都是用现金，也许是刻意追求一种古朴风格。好在有空调，我可以躲避室外热浪的烘烤。

晚上八点钟，登巴萨孔教礼堂还有正式的宣道活动。

礼堂坐落在孔子庙（Khongcu Bio）内，整个建筑并不高大宏伟，但鲜红和橙黄的色彩标志着印尼华人寺庙的显著特征。大概有四十位孔教道亲前来参加活动。三位身着白色传统中式缎袍的女士主持上香仪式，其庄重肃穆的气氛一如我在其他礼堂看到的一样。一位叫达摩谛（Darmadi Slamet）的文师首先上台讲道。据李先生介绍，这位文师可以说六种语言：中文、巴厘语、英语、法语、荷兰语和日语。达摩谛显然是他的巴厘名字，他的中文名字我却还没来得及打听。随后我上台作了自我介绍和简短的发言，达摩谛文师充任我的翻译。除他之外，有一位六十来岁、名叫杨建昌（Nusan Candra）的教生能说流利的中文，他的弟弟要年轻许多，出任级别更高的文师一职，可惜不会说中文。一群世代居住在巴厘岛上的华人，已经几乎不会说祖先的语言，却用一种独特的方式，执着地守护着古老的传统。我心底油然而生敬佩。其实今天来参加宣道活动的人算少的，据说经常参加周日宣道活动的在六十人左右，而整个孔教礼堂的成员在一百人以上。此外，他们还有四十个儿童参加周日的读经和宣道活动，可见这个礼堂颇

具活力。其实早在我到达印尼之前，就已经从网上搜寻到登巴萨孔庙礼堂的照片，照片上一群十几岁的青少年参加礼堂组织的郊游活动，正跨立在自行车上，整装待发，有的衣服上还印着“孔子庙”几个大字。今天来参加宣道活动的几个青少年，赫然就是我曾经在网络照片上见过的，更添一分欣喜。

宣道活动结束后，我们一行大约二十人左右，又一同前往登巴萨郊区一个叫苏加瓦蒂（Sukawati）的小镇参加一个孔教道亲的丧礼。这位道亲正值盛年，却不料死于心脏病，明天将被火化。印尼之行一路算下来，我参加丧葬、祭奠仪式以及参观华人墓园，一系列跟死亡有关的主题活动，这已经是第八次。“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，祭之以礼，”孔子这样教导他的弟子。看来印尼孔教信徒对生死的虔敬态度，仍然秉持着几千年来儒教“礼”的精神。逝者的院子里摆着几张八仙桌，一些亲戚朋友散坐几处，有的在聊天，有的在烧纸，还有的在吃东西。杨建昌教生带领孔教礼堂的人来到停柩的灵堂前一起祈祷，然后一起焚香，再齐唱《惟德动天》，也就是礼堂宣道活动开始时

唱的圣歌。杨教生还专门准备了一篇巴厘语的悼文，他抑扬顿挫地念完以后，大家齐呼“呜呼哀哉”。然后他再把悼文点火焚化在灵堂之外的石阶下。随后，我们又一起吟唱了一首哀痛肃穆的挽歌，最后再鞠四次躬，有别于礼堂宣道活动结束后鞠的三次躬。当我回到登巴萨的“公主”旅馆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。马不停蹄的一天，我终于可以洗个舒服的热洗澡，然后美美地睡一觉。星期三，我将从登巴萨国际机场直飞香港，正式结束印尼之行。按照孔教礼堂的安排，后天，也就是星期二，杨建昌教生和达摩谛文师将带我参观巴厘岛的华人寺庙。但明天是星期一，我有一整天的自由时间。车到山前必有路，我准备明天早上起来以后再作安排。

第二十六天：巴厘岛神庙之旅

11月28日 星期一

早上八点就醒来，昨晚工作到两点才睡。服务生已经把早餐放在了门外，虽然谈不上可口，但也省了出门找吃的。旅馆门口停着几辆出租车和面包车，司机们一边闲聊，一边等生意，因为住在旅馆里的客人都是来巴厘岛旅游的，他们出门一定需要坐车。